

13

> 再次成为John。

看起来你正在试图再一次成为John，同时期待着我们能够稍微多花一点儿时间去那充斥着悲惨与自我厌倦的牢房里陪伴他。你猜想我们可能是真的打算开始解析他的抑郁病情了。把这一切弄个水落石出。嗯哼，不错的尝试。但John现在不能出场，因为他还被卡在那个令人难过的，夹在正典、后正典、非正典、外正典及饭圈之间的扭结里。他现在还不能出场的另一个原因是，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再在那样一个悲哀的输家身上浪费更多时间了。谱写我们的传奇的真正英雄踏上舞台中央的时刻已经被拖延了很久。

> 成为Vriska。

Lord English站在你的面前，披戴着他吞噬时间、终结宇宙的全部荣光。你像一个真正的坏蛋一样闯到了这里，统领着一整群准备好了再一次投身于终极大战的深渊的鬼魂。你知道这不是一场该归你赢的战争，但你无疑是逆转浪潮的号角。不对，妈的，你就是浪潮本身。如果你没有携带装有终极武器的宝箱现身，整场战争都会变得惨淡，更不用说你刚刚完美地击溃了一个碍事的、虚张声势的、橘黄色的、因某种你无法理解的原因痴迷于你的男人。

你已经执行了也许是英雄之历史上一个英雄能够做出的最重要的战术行动：你从红色宝箱中释放了那个白色房子形的juju。它膨胀到惊人的大小然后轰然砸落在这莫名其妙的战场里的大概是地板的天知道什么玩意上。Juju的表面上浮现出了一扇门。现在，你心满意足地闪到一边，等待传说级的武器自动卸载以攻击那庞大而笨拙的暴君。

你已经拉拢到了两种性别各一位的碧池来站在你这一边——一个是你的头号女助理Meenah，你从那个尴尬死人的过去的你自己手中把她抢了过来，你赢得那样彻底以至于你敢打赌她肯定还在哭鼻子；另一个是Tavros，而且不是随便挑的哪个鬼魂Tavros，那样的Tavros你已经见过好几千个了，这是你的Tavros，专属于你的Tavros，那个自从你来到这里后就像个无家可归的吠叫兽一样可悲可怜地跟在你屁股后面的Tavros。

你真的很难形容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换一名诗人来，他大概能在描绘场景方面表现得更好。但来到这里的不是诗人，是一个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家伙，所以你只能形容一下试试看。你感到全部空间与时间都被彻底删除，一切的终末，真正数以千计的鬼魂魂飞魄散。毫无疑问你的崇拜者们一定会喜欢听你使用详细到令人头痛的细节描写来转述这一切，但你不是那样的艺术家。你只如实描绘你看到的东西，而你眼前的景象令人惊叹。

> 观察Lord English。

就像用力过猛的人设，你是这样想的。如果有人在提交的FLARP角色卡里把人物画成这样，你恐怕会感到你有义务第一时间冲上去踢他们的屁股。太多东西了，从青筋毕露的肌肉到8球眼珠到海盗假腿再到他那浮夸耀眼的黄金皮条客手杖。多年以前，你残忍地批判过Terezi向她的Redglare cosplay服中加入龙头拐杖的行为，争吵的结果是她在后来的整整一周都没和你说过一句话。但在你看过这家伙之后，呃……显然，你八会向她道歉，但现在想想她的装饰品味好像也不算太差。至少她懂得要让剪影精简化的基本原则。

**MEENAH: 我要回魼了**

**MEENAH: vris你来吗**

**VRISKA: 当然！！！！！！！！**

**VRISKA: 但再给我一分钟。**

**VRISKA: 我想看到结局。**

Meenah咧嘴一笑，向你敬了个礼，然后不再打扰你。你一直都有种感觉，你就是为了这一刻而生，不知为何。立于宇宙的尽头，以双眼见证它的终末。Tavros像幼年的爱哭鬼一样紧紧地抱着你的胳膊，他大概在哭吧，你猜，而且很可能已经弄脏了他那条小短裤。但你不会流泪。你无所畏惧。你的眼睛瞪得那样的大，就好像你要用它们吞噬所有的光。因为这就是你。**光明之窃贼。**你仰起头，然后——

> 看Lord English击碎现实。

它很美。你以为他可能要做点蠢事，比如用他那恶心的肌肉虬结的手臂打穿天空？但他只用一声撕裂耳膜的咆哮就撕碎了存在性的天花板。环绕着他的鬼魂大军四分五裂。Tavros打了个哆嗦，他把脸埋在你的肩头，大概率又一次吓到尿了裤子。但是你……

被狠狠地砸了头？

它飞得太快了而且本身太暗了所以你没有看到它——总之在高空崩碎的时空碎片冲向了你。你被撞得向后极速飞去。你差一点儿就昏迷了，但你还站着，你还能开怀大笑。这就是你在Lord English撕裂现实的经纬的时候会做的事。你在大笑，而非大哭。这一点儿也不痛。

**TAVROS: vRISKA，，，你还好吗？**

**VRISKA: 闭嘴！！！！！！！！我……我……**

你步伐不稳地退了几步，抬手碰了碰头上的伤口。你的视野在旋转，你的全部八个瞳孔都在旋转。但这不是大问题。只是一道刻痕罢了。你很好，非常好，好得八得了。

你放下手掌，它已被厚重的蓝色浸没。你一侧的头发完全被鲜血浸湿。为什么时空的碎片如此锋利？就像劈裂的黑曜石。你觉得它只不过是擦了你一小下而言，然而……

整个世界开始旋转，你不能确定你是否……也许你不能……

一束鲜血流到了你的镜片之下。周遭充斥着噪声——Lord English的暴怒失控、鬼魂的叫喊、他们飞快移动、空间的穹顶散裂成数百片潜能性碎片的击碎玻璃声……还有一种嗡嗡声隐藏在全部的噪音之下，深沉、阴暗的混响，那是一个将万物吞入漆黑的无限之口的黑洞。你在牛仔裤裤腿上擦干了手上的鲜血，发出愤怒的讥笑。你不会轻易落败。

Tavros试图扶住你，但你扇开了他的手。

**VRISKA: 八碰我！！！！！！！！**

**TAVROS: 呃好的，但它看起来真的，，，有点，，，非常严重，，，真的，**

**VRISKA: 你简直让人八可忍受！我…我一定要……**

**VRISKA: Tavros，你去，快去找……找Meen8h来。**

**TAVROS: 我，**

**VRISKA: T8VROS快给我去！！！！！！！！**

Tavros匆匆地跑进战场去找那个不如他没用的家伙了。你竭力维持你的状态，以免错过战斗中的任一瞬间，但你还是被镜片边角处的东西吸引了注意力。你的Trollian提示栏在闪烁。Terezi给你发了一条信息。它已经在那里闪烁多久了？几个小时，还是几天？你突然开始好奇，鉴于你们两地的时间流落差，她的时间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而她还在执着地等待你回信。你是否太专注于你不可思议的英雄事迹以至于忽略了它？

专心点，Serket。现在不是谈感情的时间。你必须控制你自己。专注于这场游戏，把你的双脚牢牢地固定在……呀。

你脚下一滑。少了Tavros的支持，你开始失去平衡摇摆漂移。你试图调整站姿，但很快意识到你将面临的危险并不是跌倒。跌倒已不再是问题。你似乎无法……用你的脚踩住地面？你感到浑身轻松。你……在漂浮。你踢打你的双腿，鞋尖在地面上划动，但那没有用。

你明白了。这是因为黑洞。

**它要让你上升。**

你睁大眼睛望着发光的juju，它的四个舱室和锐角的房顶中都有生猛而急迫的能量涌动。就是它！无论你所等待的是什么，它即将发生。Meenah到底去哪了？你绝望地试图固定自己，减缓你的上升，想方设法地将自己锚定于地面。任何方式都可以。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借力。你徒劳地伸手向那发光的符印，那寄托了你所坚信的你的一切存在意义，但终于只能无力地张开手指握住一片虚空。

这一切不该如此。你继续上浮，在接近那贪得无厌的天体的过程中渐渐加速，你看到你流出的血液在身后汇成一串天蓝色的潮湿液滴。Juju的光芒越发耀眼了。你一定要看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你必须要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到！你无比疯狂地试图抓握虚空，所以你无法对接下来的袭击做好准备。另一枚漆黑的时空碎片划破虚空向你冲来。它扎在你的胸口正中，两侧肋骨汇聚的位置，令你以更快的速度螺旋飞向深沉阴暗的无限之口。黑洞是一个即使神化玩家也无法生还的劫，你心想。即使能活下来，你也严重怀疑你还有没有机会爬出它的视界回归现实。这次不行。你无法想象到比这还不幸的命运，当它真正开始吞吸——你所经历的一切、你将面对的结局——你终于完全失去了镇静。你挣扎、旋转，像染血的破布娃娃一样无助地翻滚。你开始尖叫。

—

> JOHN：从juju中脱身。

你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一声被湮灭的微弱尖叫。它听起来有些熟悉，但没有第二个声音那么熟悉。那是一个咔嚓声。

它不仅响在你的耳朵里，更是顺着你的脊柱一直向下。你差点没能对这个声音做出反应，因为它实在是太熟悉了。周遭的嘈杂像蒸汽一样腾起。

**DAVE: 哦狗屎**

**DAVE: 它真的就在这里爆发了**

Dave的声音提醒了你，你的队友已经和你一起从那间房子里逃出来了。你清点了人数。每个人都在。那三个困惑的、恐惧的少年。

除了横贯整个地平线的、巨大而耀眼的裂痕，你什么也看不见。你从兜里摸出断成两截的破碎眼镜，将它们移至眼前。一切景象终于进入了焦距：那是暴风眼，是一颗巨大得充斥你的全部视野的黑洞。一支由鬼魂构成的大军在漩涡中旋转尖叫，像飓风中的落叶一样飘飞。在一切乱象的中央站着的是Lord English，就像你梦中那样。

现在你能感觉到了。现实在这一刻无限延伸，然后轰然折断。

> ==>